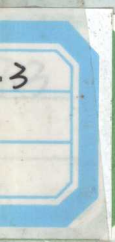


贵州省地方志参考丛书

7

沙游文化志

黄万机 著



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

沙 滩 文 化 志

黄 万 机 著

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二日

前 言

贵州于一九八〇年创议编写社会主义新志。到一九八六年，全省地、州、市、县和特区都建立起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或地区指导小组，许多从事采编工作的同志，为储备历史资料，进行革命教育和提供施政依据，不顾风霜雨露，年复一年、跋山涉水，穷搜遍访，拾拣遗珠，连缀散羽，补缺正谬，陆续成书。这种热受桑梓的精神，真是难能而可贵。我省近百年来，各地文书档案，迭遭毁损；史志人才，亦感寥落。最近几年，才从各行各业中涌现出一些有志于编史修志的志士；也在编史修志实践中锻炼出一批通晓地方情况的干部，积累和创造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。这些成就；将逐渐被认识、被承认和受到尊重。但是，人才不多，史料缺少的问题，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满意的解决。这一代人虽然努力完成了这一代人承担的修志任务，下一代人仍要为这些问题而感到苦恼。地方的文化教育要发展，人才要培育，图书资料要积累，这才是千秋万代事业的基础工作。贵州沙滩地方和沙滩文化，就为解答这道难题做出了范例。

沙滩是在遵义县新舟区内一个方圆不过十里的乡村，这里先住有黎姓一家，自清代乾隆时起，诞生了黎安理、黎

恂、黎恺、黎兆勋、黎庶昌、黎汝谦祖孙几代文化名人；黎家外甥郑珍和他的儿子知同、女儿淑昭；和沙滩人结为至好的莫友芝、庭芝、祥芝兄弟；还有和黎郑两家有姻娅之亲的赵廷璜、宦懋庸和杨兆麟等人家，互相激扬，共同切磋，优游涵泳于学问文章中。一百年间，这一群学识丰富，功底深厚的知识分子，创造了和发扬了沙滩文化，留下了光辉的业绩。据民国《贵州通志·艺文志》载，清代贵州的著述中，沙滩人和受沙滩人教育与影响者的著述占三分之一，《咸同贵州军事史》第十三章《鼙鼓声中光焰万丈之贵州著述界》中提到，道光年间，安徽程春海督学黔中，倡导许郑之学；独山莫与俦教授遵义，以朴学教其徒众；湖南贺长龄巡抚贵州，既注重文学经术，又檄令各府厅州县纂修志书。一时著书讲学，蒸为风尚。杰出的人才“为郑子尹珍，莫子偲友芝，学究天人，识通古今，著述之宏富，义理之深醇，有清一代之著述界占极重要之位置，天下交称郑莫，江山文藻，蔚为一省之光”。郑莫的经学、文字学、声韵学、目录学、金石学、文章诗词等方面的卓越成就；被誉为“天下第一府志”的道光《遵义府志》，非止是“一省之光”，都已列入国家优秀著述之林，成为国家的文化财富。郑珍在诗的领域开辟新境，名噪清代诗坛，流风余韵，至今沙滩农民尚有能诗的。历来一代名硕，多不过数十人，郑珍、莫友芝、黎庶昌作为沙滩文化突出的代表人物，崛起于西南，受知于当代大臣名流，蜚声于旧时代，流芳于新中国，这真是不寻常的事。

我们深深思索，小小沙滩僻处边陲山隅，竟出现如此众多的一代人才，虽说有地理历史的特定因素，还要认识沙滩人重视子女教育和珍藏图书典籍，是地方文化发达的主要原

因，沙滩人从儿童起就要接受诗的教育和礼的规范，黎恂注解的《千家诗》是必读的课本，诗的作者都有小传，学写诗更要学为人，“学以致用”，以走出沙滩、走向全国、走向世界为奋斗目标。黎庶昌出使欧州，写了《西洋杂志》，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；两度出使日本，以其文学素养並促进中日文化代交流，博得日本朝野的尊敬。黎汝谦任日本神户领事，与译官合译《华盛顿传》，传播了民主思想。像这样的远见卓识，这样的胸襟气度，在当时的庸碌官场中确是卓然不群的。黎恂在清嘉庆时任浙江桐乡知县五年，将其廉俸积蓄，购买珍本几十箱，越千山万水，运回沙滩，陈列于锄经堂。沙滩人有了这批典籍，才得在学问事业上取精用宏，升堂入奥，浸渍观摩，人才辈出。一个地方即便有了聪明才智和勇于进取的人才，如果没有一定的精神和物质的条件，也只有慨叹英雄无用武之地。沙滩有了这个锄经堂，有了良师益友，学人们就可以畅游于书海之中，探骊龙之珠不过如探囊取物，发挥所长，多成大器。从事地方志工作的同志，关心地方文化教育的贤达，不妨用沙滩文化来对照研究现实状况，以今天优越于前人的种种条件而论，只要热爱祖国、关心桑梓，敢于创造，敢于前进，美好的期望和理想都会得到完满的实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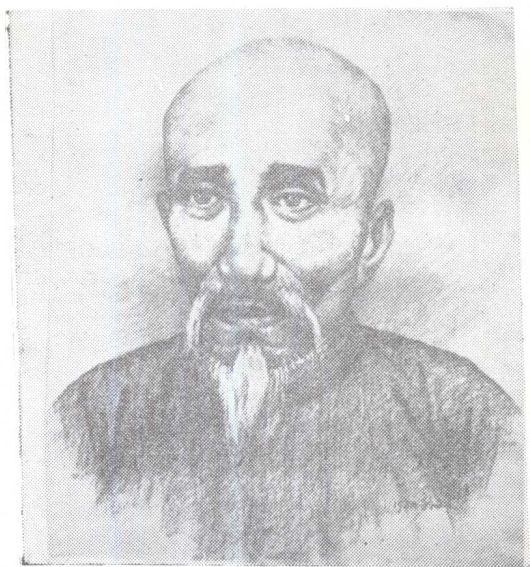
史继忠同志提议组织力量编写一本《沙滩文化志》以供各地修志作开创事业的参考。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黄万机同志，生长在沙滩附近，熟悉沙滩变迁情况，研究沙滩人的著述已历十年之久，请他编著《沙滩文化志》，自然得心应手，左右逢源。万机将其所学，谋篇布局，斟酌推敲，未及一年，即已成篇。全书七章，概述沙滩地理历史情况，简介黎郑莫三家人物和著作，兼述沙滩文物和所影响的

人物情形。亦志亦史，叙述简明，文笔流畅，可当作整理沙滩著术及评价沙滩人物的史论来读，有探源究本，分类索引的作用；也可当作记载沙滩历史，汇列沙滩史料的志书来读，有反映情况，激扬士气的作用。《沙滩文化志》的问世，必将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。

本书在编著过程中，得王燕玉同志一些切要的提示，得杨祖恺同志细心的校阅，增强了资料征集的忠实性。通读以后，在欢欣鼓舞的心情下来写这篇前言，意在将个人的欢欣鼓舞之情推介给众多的读者，希望引起大家的兴趣来讨论这本书，因此而达到出版这本书的意图，大家的高兴就非言语所能形容了。

陈福桐

一九八六年八月



郑子尹像

（刘新文据杨寿龄造像改绘）



莫友芝像

(侯德明 翻拍)



黎庶昌像

目 录

前 言	陈福桐	(1)
第一章 概 说		(1)
一 沙滩地理概貌		(1)
二 沙滩历史		(4)
三 沙滩文化的成因与发展变化		(11)
第二章 黎氏家族人物		(17)
一 黎安理		(17)
二 黎恂、黎恺		(20)
三 黎兆勋、兆熙、兆祺、兆铨、兆普昆仲		(28)
四 黎庶焘、庶蕃		(33)
五 黎庶昌		(35)
六 黎汝谦及汝弼、汝怀、汝贞、尹融、 尹骢等		(45)
第三章 郑氏家族人物		(48)
一 郑珍		(48)
二 郑璫及郑淑昭、知同等		(63)
第四章 莫氏家族人物		(70)
一 莫与俦		(70)

二	莫友芝	(74)
三	莫庭芝、祥芝及诸子侄	(85)
第五章	黎、郑、莫三家著作概述	(90)
一	黎氏家族著作	(91)
二	郑氏家族著作	(109)
三	莫氏家族著作	(123)
第六章	沙滩文物古迹	(132)
第七章	沙滩文化影响所及的家族与人物	(143)
一	赵氏家族文人学者	(143)
二	黎、郑、莫三家朋辈中的文人学者	(146)
三	门生	(150)
附录：沙滩文化研究资料索引		(155)
一	关于三家文化综述	(155)
二	黎氏文化研究	(156)
三	郑氏文化研究	(175)
四	莫氏文化研究	(160)
五	各家论沙滩文人著述	(161)
后 记		(172)

第一章 概 说

一 沙滩地理概貌

沙滩位于遵义市东八十里的乐安江畔，属遵义县禹门乡。明万历以前，这里是播州杨氏土司经营的官庄。杨应龙叛乱平定后，黎氏家族便迁来这里定居，至今已近四百年。

乐安江即唐《元和郡县志》所说的夷牢水，民间又称斤竹溪。发源于绥阳县西北部大娄山南麓，蜿蜒东南流，至沙滩微折而东，汇入眉水、湘江，最终流入延水（乌江）。沙滩前带清流，后枕冈峦；江中有长约半里的沙洲名琴洲，沙滩由此得名。村中有近百户人家，屋宇层迭，掩映着翠柏修篁；沿溪两岸，田畴沃野，弥望十里。

沙滩左近有禹门寺、石头山、琴洲、梣冈、桂冈、锁江桥等八景，构成山水秀绝的风景区，为历来许多诗家所吟咏。其中尤以禹门寺为佳。寺在回龙山巅，山势如游龙，迤迤南行，直奔乐安江如饮水状。头部岩石峥嵘，绝壁十余丈，江流在此洄为深潭。山间松柏苍郁，荫蔽天日。禹门寺飞檐涌殿，隐没其间。莫友芝《禹门山》一诗写道：

禹门多古木，俯仰一翠气。

从来溪上人，不见山中寺。

此诗道出了禹门寺幽邃的特色。由山间磴道步入寺内，

絮话春丝几何，秋丝几何，子弟养殖之善否。”蚕丝及绸缎等丝织品，引来了外省的行商巨贾，致使“遵绸之名，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”，甚而“出嘉峪关远贩西城，南洋”（均见《遵义府志》卷十六）。沙滩一带农家，也因蚕丝而获利。郑珍总结放养山蚕及缫丝织绸的经验与技术，写有《柞蚕谱》（莫友芝作注）一书刊行，流播全国。郑珍之女淑昭，是饲养桑蚕的能手。她写有养蚕的诗，晚年去四川大宁县，还教授山民饲蚕方法，为民兴利。

蚕丝业的发展不仅给遵义地区带来了经济的繁荣，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。由于“物力殷赆，户口繁夥（yǐ，盛貌）”，因而“经行虽僻，无一二里无塾童声”（平翰：《遵义府志序》）。遵义府全境的情况如此，田土肥美、物产丰饶的沙滩更是如此。马克思在自己校订的《资本论》法文版中加上这样的论述，即气候、土地肥沃的程度，不但对经济发展状况，而且对人的精神，人的心理素质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。沙滩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富庶的经济条件，不仅给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，而且对沙滩文士的精神风貌与心理素质，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同时，沙滩人们艰苦卓绝、昂扬奋发的精神风尚和质朴耿介的心理气质，又成了改造自然环境的精神力量。环境与精神二者相互为用，相得益彰，从而构成沙滩文化孕育和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。郑珍在《哀里》一诗中这样描绘道：

乐安唐旧县，极界障东绿。

高处一俯望，山如微波蹙。

双江绕青林，百里何秀曲！

有楚顷襄王遣庄斡伐夜郎、入滇的记载。汉武帝时夜郎侯入朝长安，被封为夜郎王。据近人考证，夜郎为古西南夷之一支，与僰僰同族，僰僰即今之夷族。当时汉人与夷人已有交往，文化交流从这时开始。

“牂柯期”：汉武帝元鼎年间，以夜郎地建牂柯郡，下设十七县。其中牂县大约当今遵义、桐梓一带疆域。当时，有位从司马相如学辞赋的作家盛览（字长通），就被称为“牂柯名士”。东汉晚期有位从许慎受经书的文学家尹珍（字道真，毋敛——今独山都匀一带人），曾在今正安、道真、绥阳一带授徒讲学，传播中原文化。自两汉迄于隋唐，虽设有郡县，大抵仍以夷治夷，因其故俗。

“播州期”：唐贞观年间建播州，州治在今绥阳县城附近。下辖遵义县，治所在今洪江上流四里山一带；另辖夜郎县，当今娄山麓的桐梓县境。唐初陈子昂曾避仇入播，住绥阳县境。李白被流放夜郎，半道而返。柳宗元、刘禹锡被贬谪，出为边远州刺史，一得柳州，一得播州，柳宗元因刘禹锡有老母在堂，不堪远徙，请求与刘互换，结果刘禹锡改刺连州，二人均未涉足这荒昧险阻的播州疆土。

“杨保前期（白绵堡期）”：唐代末叶，南诏叛唐，播州被其攻占。唐王朝无力恢复，下诏募勇士出兵讨伐。杨瑞应募率兵入播，于是世代领有其地，从此开始了长达七百余年的杨氏世袭统治。杨端所属之杨保族，自称先世为太原人，后仕会稽，遂为该郡望族（见宋濂《杨氏家传》），后又迁居长安；入播后为夷俗所同化。近人考证，杨保族世居今赤水河流域，乃彝族的支系。杨端入播后在白绵堡的高瑶山建立堡寨以自固（在今南北镇八里水一带），并结交当地史、蒋、

“老城期”：播乱平定后，扩修旧有城垣，留兵一万五千戍守，并于各处屯垦。又没收杨氏庄田入官，招邻省移民占籍承种。黎氏家族便于此时移居沙滩。郑珍七世祖益显为平播的游击将军，驻屯于城西六十里的水烟田。明末清初，遵义地区历遭战祸数十年，康熙中期以后恢复安定。乾隆年间山蚕饲养与织绸技术的输入，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繁荣，民间渐趋富裕，文教日见昌明。自康熙以来，先后涌现了一批知名学者与诗家，如罗兆桂（鹿游）、李先立（卓庵）、李专（知山）、李晋（冀一）、陈怀仁（识箴）等，读书登科者甲于全黔，每届“省试举四十八人，郡获者四分之一”（平翰《遵义府志序》）。清代贵州省辖十二府、一直隶州、三直隶厅，遵义一府中举者每届达十二、三名。文化教育之发达，远胜于其他府、州。

“沙滩期”：沙滩黎氏素以诗礼传家，教泽及于亲友。自乾隆以后，贤才辈出。黎恂、黎兆勋、黎庶焘等很有文名；尤杰出者为郑珍、莫友芝、黎庶昌三人，其学术成就与诗文创作不仅为黔中冠冕，而且流誉海内。沙滩在清代晚期成为全国知名的文化区，影响深远。

“新城期”：由于贸易交通的发达，十九世纪中叶已于湘江对岸修建新街。咸丰年间为抵御农民起义军而修筑城垣。直至民国初年，工商业的重心由老城移向新城，民国十八年（1929）穿城公路筑成，新城变为黔北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，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。抗战期间，浙江大学迁来遵义和湄潭，带来新的科学文化，有力地促进了遵义地区文教事业的发展。各种实业也陆续兴办，城区人口增至十万，成为仅次于贵阳的黔北重镇。

下族规：三世不应清朝科举。此后累代以耕读为业，无显闻者。再传生天明，天明生国柄，国柄子正训（号梅溪），应科举为廪贡生，后离家赴成都，于灌县觅馆授徒，死后葬于该地。

正训之子安理（字履泰，号静圃）于乾隆四十四年（1779）中举，嘉庆年间任山东长山县知县。黎安理绍继家学，工诗文，有著作传世。他精心教授子弟，使黎氏之学日渐显闻。他正是沙滩文化的奠基者。

黎安理有二子：黎恂（字雪楼）与黎恺（字子元）。二人精敏好学，人咸目为双璧。黎恂中进士，任浙江桐乡知县，奔父丧返里时，以薪俸购书十余担运回沙滩。此后称病家居十余年，一面开馆教授族人及乡邻子弟，一面潜心治学。从游生徒数十至百余人，其中冠冕群才者为其甥郑珍和长子兆勋；后莫友芝以年家子前来请业。晚年又教授其从子黎庶昌等。黔中英才，多出其门下。攻治宋五子之学及史学，工诗文，有著作多种。在沙滩文化的发展中，黎雪楼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。

黎恺中举后，先后任过印江及开州（今开阳县）儒学训导，工诗文。早年曾教授外甥郑珍及族中子弟。惜五十五岁便去世。其子庶焘、庶蕃、庶昌等能绍继家学，在诗文与学术上均有建树。

如果黎恂、黎恺是沙滩文化的第二代传人，那末郑珍（字子尹）、黎兆勋（字伯庸）、莫友芝（字子偲）则是第三代了。郑珍与莫友芝均研治朴学（亦称汉学），兼治理学（亦称宋学）。郑珍精于《三礼》（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）与《说文解字》，莫友芝长于声韵及版本目录学、金

算是沙滩文化的殿军了。

沙滩文化繁盛一百余年，不惟是遵义地区文化的代表，而且足以代表该时期的贵州文化。

三 沙滩文化的成因与发展变化

沙滩文化的出现有多种因素。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方面考察，播州“改土归流”，是沙滩文化产生的社会政治基因。

杨氏统治播州七百余年，对当地各土著民族实行以人身依附为核心的奴隶式统治，基本上是奴隶制。虽然其中一些较开明的土司如杨粲、杨价、杨文、杨汉英等，注重吸收汉族封建文化，终究未能触动其奴隶制的根本。杨氏统治后期，奴隶制的残酷性和腐朽性暴露得愈加明显，严重地阻滞了社会的发展。明王朝平播后实行改土归流政策，确立了封建制度，又招收邻省汉人占籍承种，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和文化。为适应封建经济、政治发展和巩固的需要，必然要求文化有较大的发展。

中国封建文化已存在了两千多年，到清代已处于日薄西山沟境地。但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，在遵义（以及贵州其他地区）这刚从土司奴隶制的桎梏下解脱出来的地方，封建文化亟须发展，因而得以在一定时期内葆有其旺盛的生命力。

就贵州全境而言，自改土归流以后，封建经济和文化普遍有所发展。而遵义因邻近四川，长时期受蜀中文化与中原文化影响，文化发展的步伐比其他地区略为快些；而沙滩又